甘泉鄉人稿

甘泉鄉人稿卷十六

嘉興錢泰吉輔宜

勞桄叔頣訂補續漢書藝文志序

范氏後漢書無年表朱豐城熊氏旣補之矣司馬紹統八志不及藝文亦闕事也余弱冠時嘗欲補輯臨於見聞不克就後聞嘉定錢可廬氏已有成書遂輟其業乙巳夏遇仁和勞季言甫於吳山書肆語余其從子桄叔取可廬之書正定之已有寫本逾月攜其書來大旨謂四部之名起於東晉可廬分四部當司馬紹統時無此例也改從前志分七略可廬從冊府載彭宣易傳則上

涉西漢錄孫炎爾雅注則下涉三國有失斷代之限當從刪除其他不同可廬者皆視可廬爲精審桄叔年少力學又得季言昆弟博采諸書以佐之可廬不得專美於前矣竊嘗謂隋書經籍志通貫前代蒐隱以續班氏之書也昔會稽章宗源逢之甫積畢生之力采獲經史諸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亾佚古書盈數笈以考證隋書經籍志吾兄衎石傳鈔其考證但有史部正史至簿錄爾墜文佚事巨細不遺本志不著錄者用王伯厚補漢志之例依類比附信必傳之書也余訪求全帙有年不可得桄叔家多藏書倘見之歟抑桄叔年少力學又

得季言昆弟博采諸書以佐之此書成次第三國兩晉而下綴輯其隧簡辨析其源流博洽精密當與深甯叟相頡頏逢之亦不得專美於前矣

新刻拜經樓題跋記序

客有問於余曰昔錢遵王成讀書敏求記祕不示人蓋慮異本著聞則巧偷豪奪日無已時不遂所求或且召釁也今蔣生沐刻拜經樓題跋記廣傳於世是豈樓主人累世保守遺書之意乎余曰不然叢殘之帙雖古香馣薆非若金玉玩好之足以娛俗也同此嗜好者大都博物君子豈忍攘人累世之藏以自私篋衍哉況兔牀

先生平生得一異本必傳示知交其相鈔校非私爲已有者其所題記正譌糾繆既詳備矣世之君子得讀其文已如目覩舊本獲益神智何必私有其書而後快然自足耶客既去生沐屬爲序文乃錄問答之語以告世之讀此書者且冀吳氏後人皆如蘇閣父子之善承先志保護舊籍勿損於蟲蟻勿奪於豪勢擇人通假責歸如期則拜經樓當與四明范氏天一閣並峙而爲浙東西苑委之藏也丁未九秋

海昌學職禾人考前後序

海昌建學之可考者自宋紹興五年鹽官令刁雝始當

是時以府學教授爲幕職而縣學無專官往往以令攝之至元而有教授訓導終元之世見於志乘者教授五人吳夢陽鄧宗貴王景順徐中朱鸞訓導一人陳登而已泰吉考之碑記得三人焉胡令公廟記盬官州教授徐圓課文至正十九年海寧州安民碑列銜有儒學教導許德柔沈錡明初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國朝順治三年汰訓導一員康熙三年裁訓導未幾仍置訓導一員乾隆三十九年陞縣爲州改教諭爲學正於是學正訓導各一員自明初至乾隆四十一年見於志乘者凡一百四十九人州志有傳者十一人教諭明邵武曾昶吉水羅能晉江蔡勑閩縣鄭日休平湖趙維寰烏程閔自寅國朝福建林譯訓導明德化李完嘉興

李培無錫浦羲升國朝安吉潘作梅州志有傳而失其名籍者一人明張小泉州志無傳而有去思碑可考者五人明教諭吉水周鰲演泉華亭張學易玩元江山姜尚賓肖谷清豐常宋王念天歸安陳上理自玉訓導泰吉竊祿於此景仰前型欲博考他書詳著其行事未能也鄉里先哲近而易徵耳目所及鈔內於篇其有未詳以俟續考時道光十四年甲午春日

甘泉鄉入錢泰吉曰嘗考海昌及吾禾舊志宋乾道間嘉興婁機彥發任鹽官尉通達敏練七攝鄰邑俱以治績聞紹興時魯竝爲鹽官宰請粟振饑全活甚眾又爲叢冢以收疫死之骸崇德張珖子嚴爲鹽官宰則以寬

乎簡易著聲嘉定時皆吾禾先哲也考其美政足爲閭里之榮矣文學之職至明始有聞然如趙秋曹之正典禮李龍南之講折漕第令終老一官其所施設亦可不恨安見一命之士於事無濟乎夫儒林冠冕稱職爲難若勞先生之著述不倦費先生之砥行立名亦後事之師也泰吉涉學固陋强顏人師瞻望先民無能爲役時或嘯歌一室外物胥忘養性讀書悠然有會後先趨向儻有同焉噫自乾隆四十一年纂修志乘以來纔六十年耳而任斯職者求之士大夫之口與吏胥之所記憶已參錯不能具而前此數百年諸君子之見於志籍班

班如是信乎託於文字者之無窮也然豈獨文字之故哉秦吉有懼於此備錄鄉先哲事文以自策其頹惰云

管文學庭芬渟溪舊聞序

去州治四十里而近元吉東鄉曰路仲里者其水自桐溪而來至此稍渟滀紆徐以會於洛塘故名渟溪並溪而居者百十家有梓樹大可十圍矗立市廛中則管氏之萬拓堂也余嘗以事至焉與芷湘茂才夜坐話舊爲言其祖自宋時始居於此明成化間董從吾道人嘗來講學爲顏其堂葢里中故家莫先管氏者矣芷湘少承祖父之訓以一州文獻爲已任既成海昌經籍志又萃

里中先哲詩文若干家自撰渟溪雜詩四十首附其後自明中葉始成聚落至今墜簡逸聞咸在而管氏累世撰著亦略具於斯余受而讀之竊嘆管氏諸老人與其鄉先生於荒村老屋中謝絕塵事把卷自怡未嘗求知於人而皆能有傳於後若市東北蕭家港相傳爲尙書故宅者尙有舉其名字者乎而吳經歷張布衣之好義胡德甫錢氏兩孝子之至行日在齒頰閒即寥落不偶如石泉村詩人謝熤舒人猶憐之其故何也芷湘其知之矣於戲微芷湘孰使我徘徊於秋水庵前慨想數百年風氣之古人文之盛也哉

祝南鈞延綠草堂詩存序

德輿

海昌舊族若祝氏許氏查氏董氏當明之中葉其族之間人皆與我先人爲講道論德之友通情好結婚姻累世而彌篤葢數百年於茲矣祝氏則廣東參政虛齋先生爲我族祖臨江太守東畬先生所從講學者也以故泰吉始來海昌卽登妙果山拜參政之祠墓及錄海昌先哲遺文則於嘉議堂集尤詳慎不敢忽其後至硤川偕吳君榕園訪參政十一世從孫南鈞文學於延綠草堂語兩家舊事甚悉且出其所爲古今體詩以示余余聞榕園之稱南鈞舊矣至是益知南鈞之詩歲癸巳學

使新城陳侍郎按試杭州一日以詩賦試童子侍郎據案執筆若有所思忽顧余曰海昌祝氏有能知其先世遺書者乎余以南鈞之子琳對侍郎呼使前詢其先友人齋孝廉之遺書有傳以否琳爲人齋族孫夙傳錄其著述而誦習之卽具以對侍郎聞琳言大喜其後編次人齋遺集授之梓大半琳所藏者也昔盧齋先生爲我祖處士錢公墓誌云觀子可以知其父琳當弱冠之年知收錄族祖之遺書有傳於後卽南鈞之能敎其子使之不忘其先可知矣夫舊族之見重於世者以其世世之德業文章皆可紀述也然非有人焉收拾於散亾之

餘則遺編零落孰從而考之吾嘗見南鈞之族人有名富明者手鈔嘉議堂集及先世遺著頗備蓋祝氏多能不忘其先者泰吉故於琳編次南鈞之詩急著琳早年受教於其父傳錄族祖之遺書以見祝氏家風之善而余之不容已於序南鈞之詩者尤幸兩家數百年來文字之好至於今未已而余得遊南鈞父子間也若南鈞之詩之可傳榕園嘗言之榕園深於詩非輕許可者道光己亥二月中旬

朱吉雨聲希詞稿序

余甫弱冠得聞詩法於梓廬朱先生昇以近稿則先生

兄子吉雨文學楷書開雕者也時吉雨訪其從弟洌泉少尹於通州後數年始識之於思亭吳君所貌甚癯意氣恬靜思亭時時招朋儕讙呼痛飲吉雨竟日無多語酒酣時述梓廬先生緒論齊疊可聽間爲余誦姜白石詞擊節唱歎能得其深處錢塘吳稣村廣交游而持論嚴獨於吉雨推重加敬焉余以梓廬先生故雖少吉雨二紀而吉雨弟視余時從稣村聚談於桂堂老屋中稣村之於文吉雨之於詩詞皆習聞其議論云然余往時聞梓廬先生道吉雨尊甫桑者先生以勤學得心悸疾晚歲益劇肝膽激發不自持毋夫人素柔惠抑然寡言

至是彌鬱鬱吉雨侍二親盡色養余與吉雨深談時欲叩少時侍親勤苦狀吉雨輒遜謝不答吉雨家故貧客授以自給不妄取於人處困無戚容余與吉雨交凡十年每見吉雨清晨提竹籃入市糴米買菜茹歸為生徒授經少選飯熟則其飯飯畢口講指畫不少休客至清坐無厭倦憐余體弱為道養生家言授以靜坐調息法當是時余未能通其旨及至海昌疾病數作乃用吉雨言病稍稍愈益吉雨為學專靜於藝無不通久侍親疾尤深於醫其所論養生之旨本之素問難經而參以朱子遺書者也嗚呼吉雨之没也適余初至海昌時未及

一哭而余所受教於吉雨者乃獲益於吉雨既歿之後嗚呼吉雨能使我一日忘耶哲嗣欣甫以道光丁酉拔貢生爲金華縣學訓導奉母之官舍將排比先人遺書授之梓先以詞稿示余屬爲序余於詞學之未成吉雨之詞則本諸竹垞太史而心造獨得非余所能推闡也乃敘述吉雨生平大旨以告讀吉雨之撰著者庚子八月

屠筱園教授湘之遺稿序

余與筱園定交自讀其所爲姊歸行始既而筱園見金峨峰古今體詩甚愛重之自謂少喜以才氣馳騁已悔

之矣及見岱峰益自悔索其他稿匿不肯出盖筱園之於詩若文期與古作者抗衡故雖爲眾所推服而其意抑然自下恆若此筱園教授杭州有年余與岱峰以試事至必晨夕參語見其事母孝交友篤設教勤門弟子以舉業請益者視其才之高下悉心誘掖不異家之子弟也以是從之遊者多掇高科登顯仕筱園於文字外獨嗜酒嘗見據案握管積文數十篇置酒一壺且飲且批抹酒壺既傾文亦竟覽或易數字或運數行刪削改移若不假思索者徐取觀之悉中窾要其精到處吾曹積思累日不逮也然筱園酒酣輒擲筆自歎曰積書萬

卷不能卒讀半生精力乃盡耗於此余曰不然以子之博觀古今通知事理假令得位乘時凡所措置必持其平無疑矣然阻遏於事勢拘牽乎文墨不得展其素志者十常八九豈若今日之操筆定文是是非非直行吾意無所屈撓乎大丈夫不能握進退人才之柄得探源經史盡心文字閒以成就來學亦孟子所謂君子之一樂也岱峰以余言爲然從而和之筱園意稍解後數年筱園以母憂去聞寮友其事杭州寄所作懷西安吳辛峰蕭山韓振齋長興朱立齋瑞安方雪齋及岱峰與余六人者五言古詩各一首寓規勸於詼諧而六人者之

性情意趣皆得其眞余藏之篋中索居無聊時一展讀恍如筱園與諸君子飲酒劇談也筱園後改官金華不數年卒聞其精力雖日衰教人不稍倦所成就者亦眾嗚呼爲校官若筱園者可謂能稱其職矣今門弟子錢塘孫君芳廬掇輯遺稿將授之梓僉謂爲之序者當屬岱峰岱峰遠官溫州乃以命余余於筱園葢粗知一二者故不敢辭咸豐壬子五月

項叔明遺詩序

癸丑之夏瑞安項君几山以其仲兄叔明先生遺稿屬爲校定留寓齋數月暇輒讀之客有能詩者過余與共

讀焉其中多游覽山水之作客曰天台雁宕我曹夢想不得一至者讀叔明詩恍如置身其間且得賢主人導以登陟而歌詠之聲與山水清音相應答也若叔明者方之古人其謝康樂乎余曰子誠知詩者然未知叔明之爲人也叔明早謝時名遠聲氣凡所交游必積學砥行之士假令今之郡守有如康樂者文章雖美吾知叔明必匿迹不與相見也乃出几山所爲仲兄事略以示客客讀而歎曰異哉叔明以伏處之士於邑之水旱與其弟私憂竊計以振救之其視身爲郡守不關民訟惟事遨遊及居會稽屢求決湖爲田不顧衆利者誠不侔

矣雖然叔明專力於詩弟妹皆秉其教其家之男子女子子各有能詩聲以方謝氏蓋庶幾焉余曰子之論似矣猶未知叔明之深也叔明雖篤嗜於詩其教人必爲有用之學廣坐論議有不合不斷斷辨徐取書傳之足與所論事理相證明者指以示人曰試詳讀之子弟有過亦然蓋叔明博覽古籍於古今興衰治亂之源民生利害之故及前言往行之可爲法戒者必多識而審思之不徒貪以爲詩此几山所以有望於讀叔明詩者得其志意之所在而悲其徒以詩見也若必求其似於古之詩人曰某家某家豈眞知叔明者哉客曰然乃論次

以爲且甌集序集凡四卷古今體詩六百七十餘首起嘉慶戊辰迄道光辛丑叔明年五十而卒卒後數年其子瓚琪所編緝者叔明諱霽自號雁湖

忽逢林唱和詩小序

余與諸君子忽焉相逢已十九年矣十九年以前豈意有今日之聚哉既聚矣非爲吟事也唱和成什亦忽焉爾彙鈔所作自桃花始爰取淵明語以名其集後有入林者當亦任所逢矣道光乙巳初夏

沈蓮溪兼時文序

道光丁未冬蓮溪自潤州馳書索爲新刻時藝序末有

以應也戊申二月以事至武原聞張氏渉園梅花盛開乘暇遊焉出南郭二里許遥見老梅數十樹在叢竹間意謂入門即觀梅之所矣園丁啟扉導入山徑曲折逶迤足力頗倦循廊小憩見紅梅一株獨立簷際延賞移時輒增慨歎渉澗道過蓮葉塢達於樸巢乃及觀梅之所門扃不得入以事急歸亦不獲徧覽諸勝也出園數十武回望落日隱映於叢竹之際花光皎潔更異前時蓋自是渉園之梅常在我心目間矣憶余三十年前亦嘗遊此然安知今日之花可望不可即而心領神會不在園中轉得於門外也噫是可以報蓮溪矣蓮溪之文

植根於經史而於三禮用力尤深記事纂言積書數尺
未弱冠多沈博絕麗之作已而徧覽名家傳稿每讀一
編擇其最勝處融會周浹有得於心乃易他本所覽益
博所爲文益精深擇言益雅其取境則軒豁呈露不求
奇僻驟然卽之渺若無際舊志謂涉園邱壑天成梁檻
縈紆者庶幾近之余三十年前與蓮溪昕夕論文於其
詣力所至略能言之如此蓮溪官部曹二十餘年出領
郡符爲金焦北固主人奇聞壯觀文境日擴而余踸踔
鄉里之間觸目偶異便自矜奇縱有領會未入堂奧也
夙昔論文之友若蓮溪者亦無幾人今且相隔五百餘

里索處無儔孰與講習然則余於蓮溪可望不可即不獨時藝一端矣雖然三十年前各出所作抉摘利病莊論諧談歡然無間我兩人心目間固未嘗一日忘也蓮溪不以門外棄余而屬序其文也亦宜

彭墩陸氏譜序

海昌多數百年舊族問人相望然皆居城市仕宦而後往往散處四方不能歸或稍僻遠亦有失業遷徙去其本宗莫可糾合者州城東北六十里彭墩之鄉自明初至今五百餘年聚處數百家皆陸氏宣公之裔也不必膺顯仕擁厚貲而祠墓之祭久而益虔譜乘之脩間數

十年必一舉宣公之舊德遠矣然亦其地深僻譁囂之玩不接於耳目長老之教得周於比閭又其所連村而居世爲婚姻朝夕洽比者文公之裔朱氏也兩姓皆大賢之後其爲士者講道論德遠有師承服田力穡之家亦皆勤本業敦節義余故於海昌舊族若朱氏陸氏者尤樂道其家風之美焉陸氏則文學泐山與余尤密其祖父之美行以及族之才人與夫女士之節烈卓著者既屢見於余文矣兹又以新脩之譜屬爲之序受而讀之曰歷代世傳家乘者吳郡嘉興山陰譜也日本支家乘者彭墩譜也不忘所自始不昧所自别誠譜例之善

者分門類別體裁廣搜羅糾謬誤凡例詳之無待余言也抑余讀放翁所述家世事樂為陸氏諸君子誦之放翁承累世仕宦之後而以厭藜藿慕膏粱為慮欲如往時父子兄弟相從居於魯墟安於耕桑之業懼不可得今之彭墩猶魯墟也守先人之訓以大其業文儒繼出有公有卿當有若放翁所言者吾願勿忘彭墩亦若魯墟也咸豐甲寅春

桐鄉沈君基雪山誌感圖序

吾嘗見為人子者拘忌於陰陽而旅櫬不歸遺骸無托者比比也因竊持論曰非孝子不得讀葬書非孝子亦

不可作葬書今觀沈君雪山誌感圖自序之語喜夫孝
子之精於葬術而能不遠萬里歸葬其親也爲足風矣
沈君之親以事牽連戍塞外君從之戍所周旋奉養者
六年而親沒歷山川險阻護喪歸葬乃究形家言成地
理集正若干卷夫撼龍經青囊要語諸書汗牛充棟獨
蔡西山先生發微論爲儒者所宗葢推究以儒理非支
離誕謾者比也西山謫戍道州其子九峰先生徒步三
千里從之戍所踵盡流血既至父子相對以義理自怡
浩然無湘纍楚囚之狀及西山沒護喪歸葬不受非義
之金學者稱之沈君事父之孝有類九峰則其所纂地

理之書必無悖於西山宗旨無疑矣吾故樂道之以告世之不忍其親者毋惑於寸金粒粟之說紛綸同異而使其親不得早即於幽宮也若沈君之賢其子孫必有如蔡氏之素軒覺軒久軒靜軒諸先生相繼而起純孝所感理有固然豈徒恃夫工於吉凶趨避之術也哉

送前東海防同知呂公榮歸陽湖序

皇上登極之初慎選百僚

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待以不次於是陽湖呂公以安徽桐城縣知縣奉

特旨補授杭州府東海防同知公初任桐城時以失餉

銀去官縣民爭致米薪蔬果之屬奔走籲留相望於道會河帥陳公過桐城詢其事列於薦牘得改官甘肅權固原州歲荒急振救怫上官意劾能民戴公如桐城時兩江總督勒公廉知之乃因民之欲請還其官留安徽再任桐城至是大臣交章論薦

天子知其能行且大用東防同知專司海防莅任數年修防捍患之事無不備民既德公攝海甯州事三月頌聲益起五年以會讞德清獄有主其事者公牽連罷職當是時與公同舉者或由縣令起家爲方面受節鉞之寄而公久屈百里屢失其官幸以循良結

主知又被吏議一蹶不振疑若有數存焉然公釋吏服出入閭巷父老子弟望見公皆欣然有喜色公亦樂與州人士游閒以詩文相和答既閒居無所施設天時水旱小民有疾苦多見之吟詠以諷勵當事者總一身之用舍以斯民爲樂憂其素所蓄積然也

朝廷得人如此而未竟其用州人士皆以爲惜而公亦已屆懸車之年矣賢子繼起孫曾林立茲將歸其故居州人皆不忍其去賦詩祖行而泰吉爲之序云

張荔園教授駿九十序

嘗讀曾子固送周屯田序慨然於士大夫老而歸者州

縣之吏不克隆其禮也於士大夫不克隆其禮則夫庶人之老所宜引戶校年者何隆禮之有或曰國老庶老禮與其文老者衆多不同養也王制云於鄉於國於學謂士大夫也鄭康成注大司徒文則有賢行者也　朝廷衣帛食肉之典雖遍及乎羣老而有司隆其禮以式化乎邦人者必自致仕之老而賢而其年又最老者始荔園先生以名進士爲處州府教授者二十七年其歸也主講安瀾仰山兩書院者亦有年此古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之義也今先生九十矣雲浦司馬百期丹山兩刺史謀所以壽先生者日浙東西十一府九十者

凡幾名進士仕而歸而賢如先生之九十者又凡幾於
先生而不隆其禮何隆禮之有乃擇良辰孟夏之吉爰
壽先生於禮一歲七養老春夏其一也用飲禮以養陽
也設席於安瀾書院四代養老皆於學今之書院鄉學
之遺也先生爲賓州之耆老無不會三老五更一人而
羣老無數也夫養老之禮不行於州縣之吏也久矣今
於先生如是則老之次於先生者無不養也一州如是
則以吾州爲法者亦無不養也不及於尊事不享乎珍
好如子固所歎者吾知其無有矣然則所以壽先生者
不獨爲先生壽也泰吉幸厠學職養老之禮夙肄習焉

乃撰次其事以見州之大夫能舉行古禮當爲旁郡縣之所取法云

餘姚蔣芳塍壽序

道光二十有四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慈壽
特開恩科餘姚蔣君陽麟仲南甫與泰吉兄子炳森同出第二房六合秦侯之門始相識於武林甚相得也已而仲南出其同年友謝君菊莊所爲尊甫芳塍先生暨母馮太孺人事略曰我父今年五十有三母年正五十菊莊與我家蘭風鄉鄰熟知素行將告同舉之友於仲

冬二十三日爲我父母壽陽麟不敢辭願文弟菊莊之言而爲屏幛之文以娛我親其可乎謝君之言曰芳塍先生爲我邑名諸生少侍其考少泉廣文於京師肄業金臺書院有文譽廣文以戊午順天鄉舉秉鐸瑞安先生隨侍學舍研精經學寒暑無間無何嬰痼疾遂絕意進取肆力詩古文著有隨筆詩草若干卷馮孺人侍姑田太孺人疾七載湯藥酒漿必躬必潔田太孺人歎其純孝每謂曰汝舅事我姑竭誠敬我姑嘗言天必有以報汝今汝善事我天亦有以報也鄉人傳述其語謂蔣氏必有以詩書昌大其門者固由廣文公及芳塍先生

厚德歟而馮孺人之勤苦數十年以助成之者豈淺尠
哉令長君有聲於庠次君膺鄉舉門閭之慶未有艾也
泰吉夙慕蘭芎山之勝欲往遊焉并訪陽明講學之所
與其鄉之賢士大夫上下其議論以攄所聞見未能也
今年餘姚得舉者五人仲南年最少聞其父母兄弟怡
怡一堂稟承祖訓日益繁祉想見山川風俗之美鍾於
一家者有如此而我

國家深仁厚澤浹洽於寰區凡一鄉一邑中膺鄉舉以
爲親榮以上副
壽考作人之盛者必思所以厚自樹立而不徒官職聲

名為娛親之計也夫爲人父母者孰不樂其子以科名顯而陽明少時所謂第一流者果安屬乎然陽明卒以科名承其家勳業文章又非同時講學之儒所能及功成受賞歸壽其親其爲顯榮人倫罕匹泰吉承仲南之屬次第謝君之言而申述其鄉先正所以顯榮其親者願仲南與同舉諸君子交勉之

錢菊豪 請 建 七十序

學校失其職而浮華無實之弊日滋博士弟子特以空名為具文而已教術學術幸未大壞者賴有道德之士開塾於家以孝弟仁義啟迪來學以佐學官之所不逮

若古所謂右師左師教其里中之子弟者是也其能父子相繼至於數世而門徒日盛傳業不衰若我宗人菊豪文學者則尤一鄉一邑之中所賴以轉移風教者矣菊豪所居曰錢家巷以姓得名也巷之老人言自祖父以來朝夕出入閭門左之塾書聲不絕者惟錢氏爲然而其弟子皆循循規矩揖讓進退雍容有度不問而知爲錢先生之徒也余初至海昌菊豪年甫五十已謝博士弟子之業教授於家入其室應門者進茗飲者非其子即弟子也門屏間書畫皆康熙間鄉先生所投贈者案上書冊鱗次亦皆數世所受讀者也余至其齋輒徘

祠不能去且聞菊豪侍其母夫人疾往往連夕不寐而日課弟子不稍怠余安坐竊祿幾微無稱職蓋不獨有愧於菊豪也相從幾二十年乃見菊豪以家事傳其子向之學於菊豪者今且以菊豪之子爲師矣於戲苟鄉里之師得如菊豪父子若而人余雖無能爲役青衿之詩庶幾不作乎抑敬老以敎孝學校之首務也因菊豪弟子之請爲文以爲七十壽余於此亦竊自附於循職者矣

陸芝塘用霖八十序

道光己酉彭墩陸君芝塘年七十有九德配徐孺人年

八十鄉之士君子與有連者將以正月十日爲之壽前期三旬泑山文學齊壽詣學齋乞爲介壽之文以娛其親古者養老之禮必於學而年八十則六學受養氣體爲勞就家致禮亦古義也余與泑山以文字往還有年於芝塘君夫婦言行知之爲詳善則記之庶附惇史之末乎乃諗於鄉之士君子曰吾聞芝塘君少時與其弟同讀書終歲無幾微忤中年失其弟乃棄舉子業益肆志於書徐孺人爲海鹽名家女亦知書持家有法度君遂不問生產夫婦偕隱深村樂志自得以教成其子孫此德行之可法者乎咸曰然芝塘君喜涉覽爲人相度

不計利且曰凡卜宅必無害於鄰乃可徐孺人多讀詩而不自作曰吟咏非婦職也此善言之可施行者乎咸曰然白虎通德論釋三老五更之義謂明於天地人與夫五行之道也芝塘君博觀書史尤精形家言足以當之矣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者君夫婦康强純固子孫策名學官皆有美譽鄉之人欲行養老之禮而取應氏之說推一人以當老更者非芝塘君莫屬矣抑吾聞之行葦之詩養老乞言之禮備焉其七章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鄭氏引鄉飲酒禮文以釋之謂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葢優禮高年亦當

豫告也泐山前期索文余諾之不辭乃此意也吾聞芝塘君雖及杖朝之年猶能登陟無倦容倘肯應鄉飲之請吾當戒賓介以迎之否則以此文爲告於先生君子之辭其可乎

舒自庵觀察 化民 七十序

泰吉少讀海鹽張方洲文集見所爲環秀樓記知靖安舒氏自宋雙峯先生至明嘉興守謙益君十世同業謙益之仲子海昌丞艮玉郎所居創樓不蓄奇玩藏雙峯文稿及遺書數千帙而已竊謂舒氏家風之厚所以自宋至今科第仕宦益大以遠非偶然也今杭嘉湖觀察

公之初涖吾浙也從孫厚庵郡丞適從拜經樓得雙峯全稿公知泰吉與校字之役加以優禮自是行部至海昌月得進謁退取雙峯全稿讀之見公臨政接物無一不與雙峯遺言相合者往歲海潮滿悍西塘潰公冒暑雨晝夜行視命人徒圖方略累月而塘成勞勩之況有下吏所難堪者而公處之怡然會大水連數郡告災公命郡縣處業振贍之全活甚衆嘗聞雙峯爲政勾稽朱墨繼日以夜及覓首告之禁訐旱者得有辭蠲賦若干揭諸通衢人霑實惠公所施設雖時地不同而愛人濟物自其天性則無二致謙益君之守嘉興也篤意勸教

與諸生燕語從容咨訪得失志名宦者首歎之公禮接
下士與謙益君同蓋皆本於家學也泰吉聞吳人比公
況伯律謂公治蘇之政與況公同鄉里又同後先輝映
誠爲美談然公之上通天理下合人情本雙峯遺訓以
爲立身行政之本吳人或未之知也公子椒孫尤喜與
泰吉縱論文事嘗出公所書卷冊相示蓋公治事之暇
惟以文史自娛所書大都嘉言善行足爲世法者不獨
翰墨之美也椒孫昆季購書數萬卷朝夕講貫未嘗少
閒於以知雙峯家學累數十世而益大以遠李伯珍謂
清芬之澤大其家世昌其子孫者乃今益信泰吉幸生

謙益君撫字之邦而久竊微祿乃在艮玉君舊治之所旣荷厚庵郡丞以文字相賞得讀雙峯全稿於公之家世及公之用心粗爲能知者因公覽揆之辰爲文以獻敬侑一觴焉

世母金恭人七十序

道光元年夏五月辛酉爲我世母金恭人七十生朝凡我族姓及內外姻戚聚而謀所以壽恭人者族之人曰昔我戶部公之告歸也吾錢之無以妥侑其先人者始得襄事子弟之無以爲教者始有業無以爲家者始有室寒者有衣飢者有食凡戶部公所以仁我族人者恭

人實贊成之自戶部公卽世而學山廣文體先公意以仁我族之人歲時饋問之禮有加肬恭人實詔戒之吾嘗聞先人言昔贈光祿大夫鶴庵府君將之官西安族子弟問可代翁庀吾族者府君顧陳太夫人曰新婦孝且慈舉措家事當出吾右已而歲歉里中乏食太夫人措所居屋質錢以濟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於是族論翕然以鶴庵府君之言爲信於戲今如恭人之賢信可以媲美太夫人而庀吾族矣宜恭人之壽期頤而未有艾也內外姻戚咸曰其信吾儕之賴戶部公以養以嫁喜相慶憂相恤也至於今不改亦惟恭人之德宜恭人之

壽期頤而未有艾也則又曰恭人敦族睦婣之道皆然矣然猶未知恭人之全也恭人之來歸也戸部公方攻苦食啖恭人雞鳴相警並激勵諸叔以成其名戸部公官部曹十年恭人晚寢早作不辭勩易佐戸部公節清俸所入得歸而仁其三族也平居不苟言笑博觀書史工吟咏鍼黹之業至老不釋非三族慶問之事不出外門非朔望謁家廟及祭祀不踰內閫起居有定節行坐有常處室無纖塵几案坐具位置有常所數十年不失尺寸教子孫有法苟有過出微言使自愧未嘗見嚴厲之色臧獲亦然他若禮儀法度可爲閨門之式者未易

更僕數也如恭人者洵所謂端操有蹤幽閒有容而足以昭管彤者矣凡吾族姓及內外姻戚之頌我恭人也如此於是與聞斯言者同聲而言曰信乎其言之質也無溢美也恭人雖謙抑不能辭也謂泰吉其謹次之以謁諸恭人願恭人進一觴焉

贈吳少尹肇堂序

吾友金岱峯初爲臨安訓導及罷而寓於其縣而再爲教諭也前後逾十年而無索居之嘆者其縣之少尹吳犀園實左右之犀園陳留名家子早歲棄諸生而求爲典獄之官急祿養也葢有甚不得已焉者而又未嘗一

日怠其職以故岱峯每見予必言犀園之爲人也乃者余訪岱峯於臨安岱峯語余自犀園之來此獄無重囚有年矣往歲遇赦囹圄遂空大府將上其事吏以無成例難之秦吉曰賞罰黜陟　朝廷馭吏之大權也政簡刑淸有司報最之上考也

天子敦教化省刑罰將使天下無一人之獄而浙東西七十七州縣百數十年未有之事首見於臨安是

上所急欲襃嘉以彰刑厝之風也而乃以故事無有格之乎前史於黃霸童恢劉平之傳或言八年無重囚或言連年無囚或言獄無繫囚皆太守令長之職耳當時

之丞若尉無聞焉吾甚惜之今縣令數更犀園獨久於其職行見　璽書褒美之榮犀園必與之矣吾儕當酌酒爲犀園賀岱峯曰犀園欲迎養太安人道遠不能至非以報最遷擢去亦恐鬱鬱不能久居此矣余曰犀園其無然昔孟東野以尊夫人之命選爲溧陽尉苦吟廢曹務令白府以假尉代之而分其俸犀園亦嘗尉溧陽不知視東野何如臨安地既偏僻又適有園空之隆犀園幸得於此時與岱峯坐新作之樓酌泮湖之水環樓山色近在几案閒雖日飲酒賦詩當無不可者況錄囚多平反而囹圄空虛太安人聞之喜笑飲食必異於他

時矣犀園無輕去臨安使吾岱峯漠然無所向也是日余與岱峯犀園參語樂甚十月某日爲犀園五十生朝岱峯將偕同人爲之壽乃書其語以貽犀園道光丁酉八月既望甘泉鄉人錢泰吉書於臨安縣學之應奎樓

贈葛文學謙序

海昌葛君蘭臺醇謹士也一日以所爲海天狂嘯圖屬題若與君生平不相合者或曰君非慕乎孫登阮籍之徒以離世肆志也乃其醇謹之至胸中磊落之氣鬱而不能發於口姑託於是圖吐辭而送意也余處海濱十年覩洪濤之鼓盪欲向風舒嘯則不能出聲退而讀成

公子安嘯賦若有契於心者蘭臺爲醇謹士吾未見其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如所謂遐舉公子也而乃託於是圖其與予心同乎否乎吾不得而知之若夫海天蒼茫之概時往來於胷中而抱膝長嘯以滌蕩累志也則吾又烏能究蘭臺淸和之極致也哉

贈徐韻生孝廉 維城 序

徐君韻生世居京口其大父秀亭先生由景州牧致仕主講通州因家焉尊甫竹農翁遂舉順天鄉試韻生甫弱冠亦舉鄉試道光庚子將訪所親於金陵不果乃至吳門謂可留矣又不果客杭州踰半歲又來海昌夫都

會人物衆盛而兼有山水之美者夙稱金陵錢塘然余曾客京口登北固山遙望金焦則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槪尤爲鉅觀獨不知金陵何如耳少時亦嘗泛潞河而南帆檣銜接邪許之聲至今猶入寤寐斯時也由張家灣登舟於通州未一至焉今乃與韻生聚於海上讀其杭州諸作思親憶弟時見吟詠而湖上放歌倔奇起伏與山水相稱至夢想田盤登其絕頂此固韻生懷鄉之至情也不知者詫其烟雲變幻而已矣雖然湖上放歌非韻生所能逆知也我讀韻生之詩於海上亦非我與韻生所能逆知也然則韻生他日之所至又豈可逆

知哉惟定其性情不爲外物所累則雖自少而壯而老若淵壑之雲晨夕異態而其中有主則田盤金焦靈鷲之山潞河揚子江西湖之水千百年未或改其形勝也韻生志遠而心約所學日進而屢變非我所能知其心其志我知其必不改也於湖上放歌時見之矣

贈周文學光熊序

士當有志用世而其志未遂時苟無以寄其志則俶儻瑰瑋之概壹鬱而不舒將何以養其性情而反於和平使不失大中至正之歸耶然則蕭涓文學小蘋洲漁唱圖之作豈得已哉宋草窗周氏嘗有蘋洲漁笛譜卽世

所傳草窗詞也嘯湄讀而慕之爲圖以寄其志草窗先世齊人扈從南渡遂家吳興故雖處天下名勝之區其所撰著時有悲涼激楚之音蓋不忘中原其志然也嘯湄身當承平之日西湖固其釣遊處即餘不之濱三匯之交以及荆溪太末凡草窗歌咏之地皆一葦可達其逍遙自得之樂宜何如耶雖然嘯湄方衣食於奔走欲放浪山巔水涯松雲竹雪間與二三知己更唱迭和豈可多得此草窗所以慨嘆於戴溪亦豈非有至高難行之舉而千載寥寥無繼之者也然吾謂嘯湄常存此志以自養其性情可矣彼弁陽老人者亦豈眞浩翁漁父

江上丈人之流也耶

贈周次軒 士淸 序

周生次軒甫逾冠離其母氏適館於景甯縣齋其母不以在遠爲憂也歸娶逾月又將往焉詣余告別且曰山縣僻處無師友願聞爲學之道次軒與余遊有年矣其志大而遠非余所逮也然余少時之爲學亦嘗有志於遠大急求其成無漸進之功今則不能有所進矣甚悔曩日之鹵莽於學也乃語次軒曰子之往景甯也由錢塘江行四百五十里而至金華皆山水勝絕處吾欲遊焉未能也嘗一再至富陽縣登鸛山之顛招其士人問

桐江嚴陵諸名勝凝望逾時以寄其遐思而已夫爲學之道苟得其勝絕處心與口相謀窮朝夕涵泳而不厭其理乃積於吾心而所進無窮也吾求學幾三十年無所得亦若桐江嚴陵之近在數百里而爲終身難至之境矣何以益吾子雖然子既至金華冬日水涸將不及永康卽舍舟而登陸焉輿轎險領行四百餘里八日而始達於景甯斯時也山勢峭峻僕夫況瘁欲速不能欲止不可子之心雖怠且厭而無他途可捷至也則必循是途以至於景甯而後止夫學莫要於知所止知所止矣或憚於艱苦而生厭則將舍故轍求捷徑以冀速成

爲途益多則心益雜力益分士之有志而學不遠者往往由此子當爲學怠且厭之時必若出行八日之知其必至而不求速至也則子學之所至豈可量哉夫景闇非次軒樂處之地也姑托足於是以求至於所志之學則學成而所以娛其親者又可量哉余處海昌將一紀尺寸無所進期返吾故居以終老焉猶未知其何日也吾之學亦若是而已矣次軒其何以處吾乎戊戌冬日

甘泉鄉人稿卷十六

甘泉鄉人稿卷十七

嘉興錢泰吉輔宜

藏書述

余年十三四時從先大夫於大興官舍六經粗畢始知好書先大夫曰我有書數千卷在吳橋縣自爾兄歿不忍覩緘篋置之王氏當取以畀爾矣迨先大夫喪歸過吳橋縣之連兒寫王氏以書來歸遂攜以南籤排甲乙先宜人顧而喜曰兒好書可以畢父兄之志矣惜吾家耆英堂數萬卷盡屬他姓否則恣所瀏覽也已而得外曾王父所刊讀書敏求記始知四部之大略於是益有

意於聚書歲丁卯世父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數百卷余尋玩竟日不忍釋世父盡舉以賜從兄衎石以有用之學相勖贈以通典通考戊寅兄自江右攜南昌學新刊十三經注疏以贈從父中丞公又賜以胡氏所刊通鑑文選戚友知所好亦有以書為贈遺者三十年來遇善本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焉今雖不及儲藏家十分之一而學舍中一堂二內所以充棟者皆書也嗚呼聚吾書而粥諸市不足充數年之糧從容玩味饜飫其大義則道德之腴可以飽數世獨恨三十七歲以前役科舉業不能專一蓺自來海昌以病廢絕干進於有

司乃稍稍誦讀然所夕所丹黃點勘以散壹鬱之疾而為藥石之助者班范之史杜韓蘇之詩爾六經語孟則於小兒曹朗誦時閉目靜聽領其旨趣而已少嘗有志鄭孔之學欲辨析名物自附於通人今亦已矣有病其空疏者笑謝不敏然則父兄所留貽友朋所投贈三十年所尺寸而積之者譬諸庖人山珍海錯五鼎之烹三牲魚菽之味百和之醬備取悅不知何人之口而佐饔之勞償一臠焉此則余所以廢書而長嘆者也

述訓二則

嘉慶丙寅七月泰吉侍母扶先府君靈櫬歸奉安於南

石木安慶府君丙舍翼日同城謁世父母於樂壽堂世父見之泣下既而曰爾父殁後爾寄我書能達意爾自作耶對曰然曰適欲答某人札我意云何爲我繕稿又曰聞爾能作五言排律信然耶即命一題既呈稿世父閱之始怡顏世父於祭祀必誠敬十月隨侍上先人冢世父宿於安慶府君丙舍泰吉宿於港北安叔府君丙舍第一日將往蘇家圩先塋祭祀早起至世父所則已盥沐而待矣曰明日往祭韋陀蕩先塋勿遲也明日早起世父又盥沐而待作色曰與老人期何後也爾未讀晋侯世家耶明日祭安慶府君泰吉未明而起亟趨謁

則世父已披衣起矣世父命題課藝不合意必令就此題再構思必合意而後止不遽易題也泰吉嘗呈一藝命更作數日未成世父不悅世母召至樂壽堂諭以意泰吉見世父婉辭謝不敏請命他題成以進閱之當意乃命侍食如常今余年已六十有三自愧不能如世父之教督子姪追憶舊事常以語後輩先人垂教之篤家風之厚不可不知也

季父學士公視學閩中嘗刻同懷制義於魯君之宋文跋尾云余幼失怙恃賴漁莊兄教養成人乙未春爲余延祝士希先生課讀先生諱萬年海甯州人於甲辰成

進士官大尹此篇爲余丙申四月閒窗課三易稿而仍不工兄親爲督責並追述兩先人昔年訓誡期望之心至相持而泣先生從旁亦爲感動時漏下四鼓矣脫稿後先生與兄共商改藏諸篋衍越今二十餘年回思往事忽忽如昨余於師敎之勤天顯之篤未克稍酬言之惻然而惘然也嘉慶庚申正月廿一日　泰吉嘗侍世父戶部公述及此跋公亦感泣時學士公下世已六年矣今謹錄於冊俾後之人知學士公之能受敎於兄亦當師法也

先母沈宜人遺硯銘

我與此硯共侍我母硯來自閩我生則後於戲石兄子

孫世守

先兄學源先生遺硯銘 并序

先兄諱友泗字學源又自號四水子謂將津逮濂洛探源洙泗也道光丙午銘遺硯付嗣子炳森距先兄下世五十年炳森有三子矣

嗚呼吾兄學爲醇儒其志篤實其心則虛子子孫孫寶是硯以研究濂洛關閩之書

特齋先生遺硯爲蔣寅昉銘

我師寶此俾瑤琨得而藏者妹之孫以養以葬情義敦硯田食報昌後昆

濟南行篋硯銘 硯背鐫長洲文璧書一片徵雲起泰山句嘉慶戊寅吳蘇村載和爲余購於杭州庚辰同至濟南攜之

我友得此西湖壖東行帀月同車船泰山之雲惜未見灌以大明湖水趵突泉

寫詩經硯銘 即濟南行篋硯戊寅以後鄉試屢用之

從我場屋久無功以寫國風雅頌告童蒙

嘉慶庚辰脩家譜硯銘 有金綫圍繞且有裂文

所維繫者不絕如綫綴而合之後之人其無倦

宋坡湖漁者硯銘 幷序

宋坡湖在海鹽縣境泰吉先世嘗居焉道光初元

國家符瑞疊應泰吉食舊德逢
盛世漁於湖中適得是硯活眼青脈有日星之象乃銘
之曰
生　太平世從先人居擕此諸漁具喜見日月合璧星
聯珠

校三史硯銘有鸜鵒眼

賴此活眼以研古史逾千百年此眼不死

海昌志館硯銘共事者六人海昌應時良笠湖管庭芬芷湘鍾繼芸署香曹錦堂杏庭潘貽穀稻孫及泰吉姊之子嘉善程菊孫淡如

食於學田廿年久仰希先哲竊向友邵武先生當湖叟

涉筆有私任擊掊硯兮硯兮勿執其咎 前明敎諭邵武曾先生昶永樂閒創脩縣志平湖趙先生維寰自號鈍叟撰圖志備考在天啟年

深廬肆書硯銘 并序

道光庚戌二月既望得頴上蘭亭黃庭舊拓本暮春之初獲此靑花硏端溪下巖上品也集帖中語銘之將肆書以娛老焉

欣於所遇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閒暇無事脩太平玉石落落是吾寶

蝙蝠硯銘 歲庚戌邵武八十一翁楊𣸣滄兆琮贈爲余六十壽銘云自天祐錫之福俾爾壽多文以爲富硯有冰紋也海昌陳湛刻於硯背余別爲是銘擬鐫硯匣上

蠘蠮蠘蠷羚羊峽中應候出雨水作銘歲在庚夜書細字瑤光明

宋歙州水紋坑金文硯銘并序

歙硯說水紋坑金文石凡十種此硯旭日半輪金光同繞硯說所謂朝霞雲氣也咸豐癸丑秋日南屏長老金石友六舟物色以贈集易經句銘之

山澤通氣天地絪緼日以烜之爲金爲文其文炳也雲上於天介如石焉君子終日乾乾

竹節端硯銘付應溥

東南之美品冠端州勉爲君子令名是脩

渤海師相硯銘 道光丙申得於海昌左側刻正立朝端鞏如磐石八字右側刻恭呈渤海師相門生吳悳十字皆八分書海昌學田爲陳相國所置因銘而藏之

學官歲食渤海田此硯所穫屢豐年

竹筆筩銘

其鋒方利藏之不試既老而禿於此休沐

印匣銘

保其名在退藏用之不輕終身臧

印匣銘付炳森 甲辰鄉舉後

似玉之石韞櫝藏諸被以美名勿自忘其碔砆

印匣銘付應溥

得印一匱所獲已多噫非名實之相副孰則富貴而不磨

漢永平元年甎硯銘為李竹君 承湛 作

俎豆莘莘盛於永平翳誰得此李元春博覽書傳思專精

曹杏庭 錦堂 硯銘

藏之書倉以寫大文章

管芷湘 庭芬 斷硯銘

十萬卷書助子編纂膠漆之交雖斷不斷

朱砂端硯銘為沈問齋 炳垣 壽

其質靜堅朱顏粲然磨之研之以卻老延年

元豐己未澄泥硯銘并序

六舟得澄泥硯側刻元豐己未冬十月朔旦製十字行楷似效坡公屬爲銘之

元豐己未冬賦及水居戶何人製硯敢陶土姓名不著胡爲哉是年詩案興烏臺

太公像贊并序

凡言神怪者多附會太公撥神記言太公爲灌壇令泰山之女欲歸東海爲令當道廢行令俗辟不祥往往書姜太公在此貼窗戶間本此也胡讕人屬蔣花隱畫太

公像懸之室中蓋亦取辟除之義爲之贊曰

𪘲然齒墮者伊何人耶踞石隱厓蟠溪之濆耶五十六年不得一魚桑陰未移與諸侯俱吁嗟乎六韜之言衆所託齊諧志怪更穿鑿我所畏者鷹揚之略敬而事之不逢不若

李介石先生不可一日無此君圖贊并序

吾師介石先生之先世有師竹齋已轉易他姓先生欲爲竹屋而未能也然先生雅愛竹几案文具皆竹器揚州市上見端溪硯刻爲竹形亟買之詫於人曰余之愛竹也即其形似者亦不能恝也他日得一畝地築室三

楹四圍植竹坐吾於中與竹爲友我願足矣既而曰先人嘗師竹矣吾敢與竹友乃作不可一日無此君圖以寄意而命泰吉爲之贊云

虛中直節先生之德竹於先生得其十一引以爲友竹有喜色而曰師之先生謙辭先生孝行著於閭里達於天子氣類之感一門怡怡女爲貞女婦爲女師吾知竹之植立於先生之庭者其必子母駢枝爲孝爲慈先生是師也泰吉侍先生有年矣卷曲擁腫不中矩規此若有知將臨風而笑曰吾與若得先生以爲歸其亦足以禦霜雪干雲霄而不與小草凡木同其飄搖也歟

題海昌陳節母小像

海昌陳節母海鹽王孺人二十六歲而寡孝於舅姑慈於嗣子辛苦拮据以成其家道光二十年既得　旌表其明年孺人之姪肖士茂才奉小像以示泰吉曰我姑通文藝好詩書我兄弟及親戚之子多從受經今年五十二歲猶閉講堂教書學不倦泰吉曰昔宣文君晝則樵采夜則教子而紡織無廢晉史紀之以為美談以今方古何多讓焉劉向傳列女其所褒美者曰母儀曰賢明曰仁智曰貞順曰節義曰辯通孺人之德殆足兼之愧無中壘之筆以為圖贊謹誌大略用見並世有女師

亦閭里之榮也

海昌脩志開館條約　乙巳正月

州志自乾隆四十一年纂輯以來七十餘年矣海昌名人輩出經濟文章卓然可傳於後者固不乏人而嘉言懿行述於耆老之口與文人之所論譔者若不就所聞見詮次排比後有作者何所考稽泰吉用敢忘其固陋與諸君子共事纂集謹述條約以待折衷

一舊籍宜博搜也劉知幾謂邱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今論次一州之書七十餘年之事似無庸旁搜遠紹徒事糾紛然

不明乎七十餘年以前之故實則前志之詳略未明得
失未審何能率爾操觚則舊志固宜熟觀鄉先哲之譔
箸亦宜博考拜經樓吳氏所藏其總匯矣他若涬南葛
君繼常芷湘管君庭芬之所鈔輯以及知好之所藏弆
故家之所留貽斷簡殘編皆爲至寶急宜購借分手鈔
傳衆腋成裘衆材搆廈庶能取信一時以貽後禩但一
瓻之借每苦不還宜立冊籍以爲符信
一鈔撮宜詳備也溫公脩通鑑先成長編殘稿在洛陽
者尚盈兩屋蓄積成數尺裁爲一卷也一州之志固無
取繁文然詩文譔箸及金石文字有關故實者宜備錄

全文以類編次所積日多既足爲諸傳之取資別成一集亦可備海昌之文獻泰吉嘗欲纂集先哲遺文卽此意也祝參政查京兆許淮陽談孺木張待軒周耕厓諸先生遺集已曾鈔輯所愧見聞未廣精力未專尙難賅備潘君譪人亦嘗同志如許黃門雲村集近修朱氏爲可堂集之有關鄉邦故實者詳鈔成冊今潘君已矣泰吉則校勘三史猶未畢工不能專力斯事尙望諸君子相助成之

一采訪宜徵實也黃梨洲先生言近見脩志有子孫見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後止夫

表彰先德固有同心然無美而誣適招物議方今采訪之始諸君子宜共矢此心雖至親密戚無所阿私庶廣喻於同人勿取譏於有識前明教諭平湖趙無聲先生銳意脩志無所假借會中蜚語幾欲擱筆先生慨然曰志可不脩書不可不讀綜前後所輯彙爲一編曰甯志備考後之掇採邑乘者資爲故實焉泰吉愧無學識敢希前賢所冀共事諸君子諒此鄙懷誓堅素志宜防疎漏切勿濫收

一日力宜愛惜也欲成佳箸固難刻期幸賴平越楊侯勸脩廟學得有餘貲若草率從事有愧於心然不惜分

陰淹滯歲月則繼晷無資汗青何日今開館伊始采訪未集先就應二梅孝廉補輯張退庵先生桑梓錄中未入州志者及兩浙輶軒錄杭郡詩輯續輯中海昌詩人小傳按次鈔錄并將學宮碑刻彙錄一編以便尋討資脯無多冷齋其事所望在館諸君子共甘淡薄共惜居諸各鎮采訪諸君子不憚辛勤不徇情好早日告成各列姓氏其疑則辱其信則榮泰吉力小任重敢事偷安擬立日課簿與諸君子共考焉

右四條就管見所及以質大雅若續志體例或踵前書或宜變易則俟采訪既集後就正有道相與裁成未學

庸虛未能遽擬

海昌備志發凡 丁未四月

宋以前志乘多稱圖經志地理者必詳輿圖也乾隆十七年海昌都庄（當作莊因仍已久從俗）圖說凡三百五十七圖擬校梓未果今繪城內圖城外圖州治圖學宮圖安瀾書院圖於卷首以建置異於前時取備考核也

沿革疆界都庄舊志已詳茲錄周氏餘聞及乾隆十七年都庄圖說以相佐證

四境之山無可增補水利橋梁已見都庄卷中就所目驗誌之采訪日記

戶口田賦等當據案牘羅鄂州作新安志趙侯不悔約敕諸曹遇咨輒報此類是也今州中故籍驟難檢尋雖賢侯繼踵席不暇煖欲訪末由成化杭州府志目錄後跋語云欲移書公府檢核舊牘求諸故實以見一時不能也當時情事今實同之且即有舊牘而事非素習措筆無從不能不略閱者諒之

任卹之事詳釆訪日記

海塘大工王石喬先生已刻新志毋事刪節故亦從略

防海之事知州許侯發和有梯學堂記事附刻備志之後

壇壝祠廟舊志已詳寺觀興廢則釋老之家自能數典

茲就采訪所及有關掌故者誌之日記

州治公署七十年來無大建置新設都司營詳職官學校則長子孫於此固已耳熟能詳也學宮碑碣就所及見者一一登錄後之君子病其繁蕪不敢辭責訂訛糾繆則願執鞭

碑碣碑刻遺文語詳卷中

職官補舊大半取資於周耕厓之餘閒周松靄之勝覽秦吉與友人搜討逾年亦有兩家所未及者乾隆四十一年以後則問諸老吏姓氏不全且多失次久之乃屬

仁和樊小園孝廉元求之布政司冊籍始能全備然舊時城守及長安巡鹽千總漕運千總舊志所有今仍缺如西海防同知及鹽平等汛不駐海昌以前志已列仍之

選舉人物補舊與職官同

宋元志人物不分子目爲多據事直書人品自見强爲區別論定實難海昌舊志分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等目自愧菲才不敢沿襲宋施氏宿會稽志第十四卷首列前朝公卿大夫不標子目卽史家之大傳也次曰經學曰文章曰節義曰孝行曰隱遁曰貞婦烈女卽史家儒林文苑等傳也而第十五卷宋之宰輔侍從别爲門目

次以神仙高僧伎術張氏淏續志謂其紀載人物官至宰輔侍從則書故行義如趙萬吳孜才學如齊唐華鎮博洽如姚宏姚寬或以不仕或以官不達故略之則前人已嘗議之矣高氏似孫剡錄以先賢傳標目而分人士孝行列女仙道高僧五子目似亦未安今仿范石湖吳郡志例不標名目一族之人以次萃聚列女則別爲一編以下六條人物擬傳

記事之文固當簡潔然高才碩彥積數十年之力以成名不能得其大綱欲以十百字盡之求彰反晦矣陳氏耆卿赤城志於仕進諸人多云見某人所譔某文當時

文集具存固可考見數百年後遺籍散亾讀者茫然不知其人之生平矣故今所記不敢博高潔之名蹈備漏之實文末仿咸湻臨安志各著所據以資探討

泰吉勉爲一鄉之善士安敢尙論古人惟此七十年中見諸文字者會萃以觀皆得其實交游所及未有文字者據所聞見有善必登或見人物或見藝文各從所宜非有軒輊若未眞知則俟作者通人哲士或咎其寬或病其隘皆所不辭惟不敢有意抑揚任情進退誓諸天日耿耿自知而已

宋景濂譔浦陽人物記於所嘗師事者若柳道傳吳立

夫則變例稱字孫夏峰譔中州人物考雖布衣亦稱曰
公惟有名無傳者則直書其名志傳例當稱名而景定
嚴州續志於名宦賢牧及郡人物傳皆稱公亦例之變
也泰吉才非專長地則接壤心所私淑義兼敬鄉用仿
宋景濂之例一概稱字且以明淺陋之學不敢專輒譔
傳聊記事文以待筆削
齋號起於宋元例不當書舊志各傳但舉表字古法也
然數十年來友朋相呼俱以齋號詩文著作自署亦然
若竟略之亦爲失實故用景定嚴州續志之例字號並
書

范氏吳郡志於馬友直傳云侍郎唐公權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海昌先哲與我家有舊而傳文不得從略者謹用此例

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而碑碣一門凡十一卷居全書三分之一後人不病其繁以所錄碑碣多資考證也前志藝文但有書目吳氏騫創爲經籍備考於著書大旨始存崖略管生庭芬專力二十餘年增補其未備成海昌經籍志摻采極博同人爲之排比刪訂錄藝文志以下四條藝文

藝文當分四部然未見全書但存名目恐蹈崇文總目

樹萱錄之譏且以鄭夾漈之淹博而藝文略分隸失當往往有之前志以人爲次雖於著錄通例稍殊而一人譔著彙萃簡中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劉錄於戴阮王謝所著書亦以人次今用其例僑寓閨秀方外亦各分卷續所采摭則爲補遺

開慶四明續志專錄吳潛治鄞三年之政并載吟稿二卷於著書體例未免有乖然潛之詩詞藉以獲存故四庫全書與寶慶志並錄焉前志於官師（舊稱名宦今改）著述亦錄其目專取有關海昌故實者他所譔箸則置不收今仍其例

藝文志譔著之人已見前志各傳及今所記人物者字號仕履例不必詳然此志卷帙既富本可單行不辭緐複

泰吉初至海昌得讀明天啟時教諭平湖趙無聲先生維寰所譔備考後尋覽舊籍知永樂時教諭邵武曾先生昶實創邑志今雖失傳嘉靖蔡志賴以取徵兩先生學行豈敢希蹤然竊往之心不能自已今賴諸君子佐成此編雖門目未備而墜簡佚文待采摭於來哲疏略抵牾幸見原於名賢名曰備志亦趙先生備考之意爾